

我写我书

为什么评点《三国演义》



周泽雄

罗贯中(约1330—约1400年)是艺术的先行者,文学的祖师爷,站在他的时空点,我们不难发现,他是在一个前无古人的艺术空间从事文学开拓。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欧洲还在黑暗的中世纪,“日心说”尚未发现,美洲大陆无人知晓,意大利语还不是一种文学语言,法国人不知道法国文学的存在,至于德国文豪歌德的祖先,别说文学,他们的贵族都没学会用杯盘吃饭。

单就长篇小说而论,罗贯中既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始祖,在世界范围内,只有日本人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比《三国演义》出现更早。文学不同于科学,最早的往往是最好的,或至少是不可超越的。荷马史诗及古希腊悲剧、中国的《诗经》和《楚辞》、但丁的《神曲》等等,都是经典范例,《三国演义》亦然。原因在于,文学世界的拓荒者不像继承者那样有经验可借鉴,教训可吸取,但他同样没有后继者的种种顾虑,他独自迈向一个洪荒世界,举目皆是新鲜,抬腿即是开拓,创造与惊奇时时与他相随。他们是最早给人类带来文学光亮、给生命赋予意义的人,是盗取文学天火的人,他们的成功令人惊奇,他们的失误——如果有的话——有时也价值连城。

写《三国演义》的罗贯中,距今人已逾六百年;他笔下的汉末三国人物,距他写作时则有一千多年。记住这点很重要,因为粗心后人有时会笼统地用一个名词“古人”,将不同时代的前人大而化之,好像他们不配拥有各自的时代特征。其实,在不少地方,我们与罗贯中的差异,并不小于罗贯中与曹操、刘备等人的差异。《三国演义》属于通俗文学(该书最早的名称叫《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为通俗文学,作者必然会以元末明初的读者为对象,照顾他

们的阅读偏好及市井趣味。于是,随着时光荏苒,现代读者多了一层障碍,我们必须同时面对两种不同年代的“古代”;真实的汉末三国人物,及元末明初百姓喜闻乐见的三国英雄。这并不容易。

《三国演义》是否需要借助评点类文字?诚实的回答是:不需要。小说原是一部具有高度自足性、完备性的作品,评点文字——无论写得精彩还是蹩脚——都不会增加她的光华,也不会贬低她的价值。

那么,评点《三国演义》是否就算多此一举?倒也未必。

首先,今人读到的《三国演义》,已非罗贯中的原璧。现在的一百二十回本,是清代评注家毛伦、毛宗岗父子编次审定的。这对缺乏现代著作权意识的清代父子,对原著做了不少涂饰增删。较能信守笔墨中立的罗贯中,在小说里常称曹操为“曹公”,而毛氏父子只要可能,就对这声“曹公”格杀勿论,同时偷偷地把原文中的“刘备”或“玄德”改成满怀敬意的“刘皇叔”“先主”,以强化小说的“政治正确”。

其次,《三国演义》是一部与正史高度相关的小说,书中不少段落可以当历史书读。一名熟悉史籍的读者,会从中直接读到《三国志》《后汉书》《晋书》中的内容。同时,作者又会神鬼不觉地穿插大量虚构,其中甚至不乏这类虚构,它与正史所述正好相反。清代学者章学诚曾指责作者“七实三虚惑乱观者”,那么,对那些误将《三国演义》当成信史的读者,知道哪些属于虚构,或也不无裨益。

又,《三国演义》结构繁复,规制宏阔,在我的阅

读范围内,从未有另一部篇幅相仿的小说,具有如此浩大的容量。如此,它难免有浓缩过度的倾向,包括故事、人物的密度过大(有名有姓的人物,竟逾1200人,其中个别还是重名,如张温),即使最强的三国迷,也未必记得全所有人名。既然如此,我辈适度点评,或也有缓冲之功,使读者不至晕眩在海量人物里。

另,《三国演义》所述时代,正值西方的古罗马帝国时期,当时的东汉帝国恰与地中海周边的古罗马帝国并峙。也许,适度了解同期及稍早些的古罗马、古希腊人的若干事例,也不无趣味。他山之石,未必可以攻玉,但至少可以为我们眼前这块美玉增加几件挂饰。

基于上述因素,使得评点《三国演义》成为可能,并多少显示出必要性。重申一下,这份必要性无损于小说的完整。面对这部伟大小说,我不奢望任何锦上添花之举,我只希望自己的评点文字,能多少增加些阅读兴味。

出于对现代思考型读者的尊重,小说里大量一望即知的优秀之处,我就不模仿前贤,频频点赞了。若不加节制地喝彩,即使面前放着三块案板,也会一一拍坏。我以为,让读者安静地感受原作魅力,也是评点者的义务。同样出于这份尊重,对书中若干存疑之处,我会直率地表达意见,供读者斟酌、参考。深明大义的读者想必知道,此事不宜按“唐突前贤”论处。

当我评点时,我把自己设定为文字侍者,在读者需要之际,给他添一杯酒,续一点茶,夹一口菜。最高的奢望,则是与想象中的读者“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舍此,别无他求。

(《周泽雄新批三国演义》周泽雄 著 岳麓书社出版)

读有所得

心在苍茫中



刘正初

小城多灵气,文采竞风流。有幸捧读浏阳彭晓玲的新作《苍茫潇湘》,深深惊叹

她的文学才华。

像许多女作者一样,她曾经侧重于展示作为一个女性的生存状态,以其“女人性”打动读者。而在这本书里,作为女性的彭晓玲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以新的视野观察历史,观察潇湘文化的代表人物。她以优美的笔调,发掘人物身上的人文光彩。正如文学评论家白描所说:“作家穿越千百年历史烟尘,发掘人物生平故事内外的偶然与必然,传递特定地域之中观念文化的独特风貌和精神传统的深层矿藏。”《苍茫潇湘》不再是那种婉约中的情愫,而是一种在苍茫中的追寻。

读古史而多喟叹,阅世事而动忧思。在书中,彭晓玲和屈原、杜甫、柳宗元、王昌龄、秦观、辛弃疾同游潇湘大地,与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他们一起奔波大江南北。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我的心绪不由为那些湘湖文化名人或与湘湖文化有过深刻渊源的名人的命运遭际而波动。文化的曲折前行由来已久,在我看来,自是与悲凉相伴而行。于是,我试图以自己的观点去观照这些历史人物,关注他们悲剧性的命运,及他们于文化的贡献,如何促进并丰富湘湖文化的内涵。”全书选择影响中国历史,特别是对湘湖文化影响至深的历史人物22位作为创作对象。这22位历史人物的选择,有6位曾经流寓湘湖,其余均为湘籍。其中多位都是容易被人遗忘、已经边缘化了的人物,如何绍基、贺绿汀、王人美等。虽然这些人物同样对湘湖文化影响至深,但长期被人们所忽视。作家有意识地将审视的目光投向他们,足够显示出她不同凡响的文化视角。

有三位浏阳人有幸登上了《苍茫潇湘》的舞台。谭嗣同、欧阳予倩、王人美,三个名字在苍茫中发出耀眼的光芒。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情怀,为家乡先贤的命运遭际而唏嘘不已。她的文字给我苍茫的感觉,给我悲怆的力量,给我精神的温暖。因为这些文字正是湖湘文化和精神的传承。

“当埋头于历史故纸堆时,我的心总是陷在一种深刻的悲凉里不能自拔,好在悲凉又转化为一种力量,令我于世事于人生于社会的思索得以渐渐深入。”(《苍茫潇湘》后记)作者努力发掘塑造民族品格、滋养中国精神的优秀传统文化,施以优美的笔调,点亮人物身上的人文光彩,吸引读者诸君深深的思考:谁在苍茫中?透过书中的文字,我们依稀看到彭晓玲或行走在浏阳河畔、或漫步在丽江古村落、或流连在江南古镇,她看到的是纷繁喧哗的世界,看到的是商业文明对人们平静生活及心态的冲击。她在用自己的笔,用优秀民族文化背后的历史因缘,唤醒人们走出苍茫。

(《苍茫潇湘》彭晓玲 著 文汇出版社出版)

我读经典

慈母手中线

杨别除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每读到诗人孟郊写的《游子吟》,我就感到特别神奇,诗人的神来之笔跨越千年,描绘了母亲多年前的一个场景:1984年的秋天,经过三年高考,我终于等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临行前的晚上,母亲在灯光下,把我的行李打开,将所有的衣物清理一遍,用针线把扣子钉牢,把容易撑开的裤裆、袖档加固,有窟窿的打好补丁。母亲手巧,打好的补丁,天衣无缝,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大学四年间,人年轻,好运动,有时还相互嬉闹。好些同学的衣物不是掉了扣子,就是撑开了裤裆、袖档,闹了笑话,出了洋相,但这样的事,在我身上从没发生过。

母亲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虽没多少文化,但勤劳朴实,一心操持家务,等到生了我妹妹,母亲已是快40岁的人啦,七个子女,大的十五六岁,小的还在襁褓中。我们兄弟姊妹七人,站在一起,由低到高,像楼梯一样。一个九口人的大家,张口要吃,伸手要穿,仅靠父亲一人的工资养家糊口,生活是何等的艰难。等我们姊妹稍大一点,母亲就到外面卖苦力,贴补家用。母亲苦心划算,她常对子女说一句谚语:“吃不穷,穿不穷,划算不好一辈子穷。”为了节省,家里一天只吃两餐。夏天,蔬菜集中上市,菜价便宜,临收摊时,母亲就买很多廉价蔬菜,回家后经过清洗、蒸熟、晾晒,做成花样繁多的坛子菜,吃菜的问题就这样凑合解决了。

家人穿的怎么办?母亲会做一手好针线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购买很便宜的家织布,用剪刀裁好,手工用线缝制,钉好扣子,一件新衣服就做成了。大哥先穿,再传给二哥,三传给大姐,依次这样传递。衣服破了怎么办?母亲白天没时间,要到建筑工地上做小工,晚上回到家,辛苦了一天的她还在煤油灯下细细地缝补着。我们的鞋子,从鞋底到鞋面再到鞋垫,全是母亲用手工制作。南方的冬天很湿冷,穿上母亲亲手做的棉鞋,脚上感到很温暖。小时候,我们兄弟姊妹在学校,课余总爱蹦蹦跳跳,脚易出汗,母亲临睡之前,总要把我们的布鞋收齐,在煤火炉上一双双烤干,又摆放在炉灶边,自己才上床睡觉。第二天起床,穿上母亲给我们烘干的棉鞋,暖烘烘的,心里那个惬意,至今难以忘怀。

母亲年过八旬后,不幸患上了失智症,有时连自己的子女都不认识,但她常坐在椅子上,有时躺在床上,空手做一套动作,外人莫名其妙,我们做子女的却“看见”了她手里捏一根“针”,另一只手拿根“线”,穿好“针”后,不断地在空中飞“针”走“线”,嘴里还不停地呼唤着儿女的乳名,叫我们回家吃饭,把衣服穿好,别冻着了。她连自己吃喝都不记得了,却总挂记着子女们的温饱。我站在旁边,潸然泪下。这句唐诗又浮现在我的脑海:“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湘湖诗情

亦庄亦谐 妙趣横生

郭虹

近日,作家、诗人戴希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诗集《凝视》。戴希打破叙事文学和抒情文学的藩篱,寓理于事、寓情于景,事、景、情、理冶于一炉,有时令人遐思,有时叫人展颜,可谓亦庄亦谐,妙趣横生。

说到“趣”,总让人觉得神秘而难于捕捉。其实“趣”是中国古典美学术语,泛指人们的审美理想及审美情趣,包括人们在审美过程中的趣尚、趣味以及对艺术美的认识、理解、要求等等。在具体作品中,它是一种将情理高度熔铸而产生的艺术效果,是诗歌作品表现力、感染力和启示力的巧妙汇聚,是诗人和读者在思想、爱好、性情等方面形成的一种默契。一首诗有情并不难,难的是兼而有趣。

这部诗集收录了戴希1992年以来十五年间发表的诗作共99首,其中不乏情趣盎然之作。那阳台上——叶一叶晾晒着的“乡情”,尽管我“凝神看她/如何卷起叶子的边缘”,“屏息听她/浅唱低吟蒸腾的心音”,可她“无论骄阳似火/无论秋风阵阵”,“都一样/葱郁如春”(《乡情》)。诗人化抽象为具象,将对故乡的情感化为一株植物。那“一叶挨一叶地/排上阳台/晾晒”的,就是诗人在记忆深处翻检与故乡有关的林林总总,这一连贯动作很细腻很轻柔。而接下来的“凝神看她”和“屏息听她”连续动作则很专注很深情,这些细节,不仅蕴含对故乡始终如一的热爱之情,更富有韵味,从而使诗歌有了一种独特的风致。

诗不排斥说理,但不能用抽象、直露的理语入诗,而要用具体生动、自然和谐的美的形象去表现一定的道理。

所以,一首诗要说明一个道理也不难,难的是兼而有趣。比如《凝视》,集子以此为题,应该是有深意的。“我”无数次“长久地凝视/一块坚硬的石头”,并“固执地幻想/有朝一日/她也能绽放/芬芳美丽的花”,因此“我”“忽视了/一朵其实很美的花/亦在长久地凝视/那块铁一样的石头”,直到最后也变成了“一块冰凉的石头”。由于“我”带着某种虚妄的期待甚至痴守一份虚无,而忽视了身边的美好,等到这份美好消失,“我”又以悼亡者的姿态去追忆——其实这也是一种有趣的人生。由于这种“趣”的存在,使作品中的“理”不生硬,也使诗歌要表现的人生具有某种喜剧的色彩。

与以上二“趣”不同的是,戴希诗歌中还有一种“无理而妙”的奇趣。《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有时是自己的脸/有时不是自己的脸/有时是自己的心/有时不是自己的心/有时说自己的话/有时不说自己的话/有时做自己的事/有时不做自己的事/有时坚守自己的位置/有时不坚守自己的位置/有时走自己的路/有时不走自己的路/有时发自己的光/有时不发自己的光/有时找得到自己/有时找不到自己/有时是自己/有时不是自己”。这种矛盾对立一种是有理,一种是无理。诗人以事理上的无理来艺术地表现情理上的有理,这就是古人所谓“无理而妙”。所谓“有趣味”的美妙之处,是指这些虽悖于物理却符合现实中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所以,它妙就妙在“无理”。

(《凝视》戴希 著 现代出版社出版)

走马观书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推动者系列》

刘未鸣 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人民的奋斗史,也是思想史。13亿中国人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也是推动者。曾经活跃或正活跃在改革开放舞台上的各领域的标志性人物,以其深刻的思想、艰苦的求索和卓越的成就,成为推动者的代表。这套丛书收录了80位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人物和他们深刻思考改革开放、艰难探索发展路径的精品力作,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反映各领域的杰出人士对改革开放所作出的贡献。

《思想巨人马克思》

靳辉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通过生动细致的叙事和严谨透彻的理论分析,把马克思生平传记与理论创造有机统一,展现了一个真实的马克思,体现了历史逻辑理论实践的统一,思想的演进同学术概念演进的统一,朴实而深邃。

《只有岁月不我欺》

六六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著名作家、编剧六六通过精修医学和国学经典,“忍人不倦”的她开始偏重“内功”的修炼。本书纳入了她的这些心得,将人世起伏的真实经历化作深沉有力的笔谈,其对人性、情感等方面的体悟深蕴哲理。